

白居易的琴声

路铁 著



白居易的琴声

路铁 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

白居易的琴声

路 铤著

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上水新成路 123 号三楼)

河南省许昌市文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889×1194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30 千字

200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2000 册

ISBN · 962-450-360-5/D · 43329

定价:10.80 元



作者简介

路铁，原名路铁成，1939年生，河南登封人。1963年河南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教师、编辑，许昌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作有中短篇小说集《走过人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三校图书馆收藏）、散文随笔集《心景是真》、《白居易的琴声》、长诗《一代风华》。另有古体诗数十篇收入《华夏吟友》、《中华当代律诗精选》、《中华当代田园诗精选》等多种选集。作品多次获奖，1992年和2000年两次获河南省优秀文学组织工作者奖。传略收入《中国文艺家传集》、《中国当代诗词艺术家大辞典》等。



作者



1992 年春与夫人在蓬莱海滨



1986 年夏全家在鸡公山

蓦然回首赋

(代序)

一觉醒来，21世纪的星辰，已在窗上灿烂。我赶紧起床跑向户外，跑向老地方去晨练。

蓦然回首，20世纪的身影，仿佛还在那厢依依，尚未去远。她属于我，我属于她，整整一个甲子。彼此如影随形，相依存，相携伴。脉搏同步而共振，命运休戚而相联。60春秋路，说长也长，说短也短。放牛割草，读书种田；20余个寒暑的舌耕生涯，当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可谓我人生之大观；编编排排，呼呼唤唤，为他人作嫁，亦是我人生之幸事，不敢称奉献。

60年前一个漆黑的五更，我离开母体刚一落地，就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差一点吓掉胆——我曾这样推断。要不，缘何终生胆小如鼠？还不是那一吓使之然？因

而，我也便终生无能于大事，只是于笔墨行当的边沿，羞羞怯怯伸手摸索，犹犹豫豫举步向前。那些年，老有病，动辄高烧不退，只因与火神爷同住一庙堂里边。但我热爱那个窝，它是我心灵归宿的惟一空间。“日月忽其不淹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我把屈原的这句话贴在床头，自我加油，自我加鞭。尽管文学之路之于我，总是步履维艰。

总算走过来了。我的 20 世纪终于远去，成为历史，成为昨天。昨日一去不返，今日尚可筹建。新世纪新千年的晨光，正把前路照得更亮更远。自当继续加油，继续加鞭，继续高唱战士进行曲：“向前向前向前……”

2000. 1. 1

目 录

1	蓦然回首赋(代序)
1	李白的一念之光
5	王维闭关
10	白居易的琴声
14	览物之情,人各有别
17	获奖诗人宋之问
20	我家嵩山
45	走不出的文化
58	中国老百姓的人文崇拜
61	天赋情感

目 录

目 录

66	苍凉历史
73	级别与安全
75	做官与做文
78	穿着细事有文章
81	99 随笔
85	几个农民办展览的意义
88	说读经
92	呼唤中华人文传统,重铸中华人文精神
96	吃药的雅趣
100	我与诗的定位
102	不到卢崖莫言嵩
107	误入城隍庙
110	夜走陈家庄
113	壮登太室记
118	走进丽江古城
123	攀登圣山
127	附:雪山归来
131	中国的“犹太人”
134	水的奇观
137	洱海短吟
140	风雪远行人
143	我们那时候
146	看海

148	看山下
150	听李德伦讲音乐
153	春节中关村
156	古雅歙砚记
158	超凡泥人记
159	331 开始跨越
162	春天两章
166	附录一：没有污染的清泉……张剑桦 ——路铁小说印象记
181	附录二：关于《走过人间》和《心景是真》 的通信

目 录

李白的一念之光

李白爱好旅游，一生都不停止漫游的脚步。这在中国古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他早在青年时期，就游历了蜀中许多名胜。26岁离开故乡，东出三峡，仗剑远行，将他漫游的视野扩展到祖国更加广阔的区域。大江南北，吴越方圆，中原、东鲁、三晋等地，无数名胜古迹和壮丽山川，都留下了他诗情奔放，气概豪迈的踪迹。“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他在62岁病逝当涂的前二、三年游览庐山时，给自己一生作了这样的总结。

李白终生怀才不遇，时常忧愤填膺，然而他又十分旷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他以漫游和诗酒绘制的潇洒人生，在中国古代文人中也是少见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像大多数中国文人一样，李白也把寄

情山水作为人生乐趣。但他却不像很多人那样，只是把这种乐趣当作愿望表达在诗文之中。也不像有的人那样，确乎是诀绝尘缘，高卧云壑，人间万事不关心。他即使是在“登高壮观天地间”，沉醉在美丽的山川风光之中时，心灵深处也仍然感到“山水何曾称人意”；他即使是在年近60，生命已达最后阶段时，也依然“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李白是把忧国忧民的无尽感慨和不知疲倦的脚步声，一起留在了祖国山川之间的。

那么，李白就不曾有过在某处山林停下来遁世归隐的想法吗？有，这某处山林就是嵩山。李白早年在故乡曾有过短暂隐居，自26岁出蜀之后，也曾多次表示归隐山林的意愿，并常常表示得相当强烈和迫切。然而大多也不过是“即兴”地说说而已，到底要归隐何处，除仅有的一次外，统统都没提及。这仅有的一次就是他在长安时所写的《送杨山人归嵩山》诗提到的。诗云：

我有万古宅，嵩阳玉女峰。

长留一片月，挂在东溪松。

尔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

岁晚或相仿，青天骑白龙。

李白在送友人隐居嵩山时，忽然想到嵩山本来就是自己的家宅，那明月苍松的清幽雅境，历历在目。他仿佛在对友人说，你先去吧，我终究也要归隐那里。他非常浪漫地告诉友人，到今年岁末时，我也许就骑白龙腾云霞去拜访你了。归隐嵩山，尽管是李白在忽然之间出现的一个闪念，但确乎是明明白白的毫不含糊的一闪念。正是这一念

的闪光，照见了一颗高洁的心灵，与一个古奥清幽，一尘不染的圣境，彼此在进行相吸相引的对话。这对话跨越千余年的历史时空传至今天，我们仍然感受到了它超迈凡响的动听妙音。

李白这一念之生可不是偶然的。据《全唐诗》和《登封县志》记载，李白写到嵩山的诗就有九首之多。除去送杨山人、裴图南、卢鸿一归隐嵩山的四首不是作于嵩山，《嵩山采菖蒲者》、《元丹邱歌》、《题元丹邱颖阳山居并序》、《又题嵩山逸人元丹邱山居》及《将进酒》五首，全是在游嵩访友时所作。从这五首诗的内容和有关记载推断，它们很可能不是在同一时间写成的，因而我以为，李白很可能不只一次到过嵩山。虽不能说李白对嵩山情有独钟，但他在诗中所表达的对嵩山的一往情深的确是异乎寻常的。“仙游渡颍水，访隐同元君。忽遗苍生望，独与洪崖群。”嵩山的魅力使他甚至把“济苍生”的宏愿都忘掉了。于是，他和友人元丹邱“举迹倚松石，谈笑迷朝曛”。他已经一天到晚如痴如醉地迷恋于山中了。“尔能折芳桂，吾亦采兰若”。他决心要与元丹邱一样，在嵩山正而八经地过隐居生活。特别是《将进酒》这首诗，“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与其说李白是在排遣胸中壮志难酬的苦闷，倒不如说他是在为潇洒人生而歌。完全可以这样说，李白正是在与嵩山进行心灵对话之中，才对人生有了独到的感悟。所以才把这曲潇洒人生之歌，唱得如此自由，豪放，大气磅礴。

李白的心灵深处，仿佛与嵩山有着天然之缘。归隐嵩山的念头，无论出现在他游览嵩山之前或者之后，都是十分自然的。李白的一念之光，同样照见了嵩山的那颗有缘者才能感到它的存在的至妙无相的自然之心灵。古往今来，游览中岳嵩山的各色人等数不胜数，然而能够贴近这颗自然之心灵并且与之对话的人，大概不会太多。也许只有像李白这样的人，才可真正称得上孔老夫子所说的仁者智者吧。

2000 年兰月

王维 闭关

王维的《归嵩山作》一诗，曾被选入《唐诗三百首》和今人的《唐诗鉴赏辞典》，也算是他的名篇了。诗评家一般都认为，这首诗是写作者辞官归隐时“闭门谢客”，“不想再与闻世事”的心情（《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作者之所以退隐，“原因是现实政治的失望厌倦”；诗中表达的“由安详从容，到凄清悲苦，再到恬静淡泊”的感情变化，“说明作者对辞官归隐既有闲适自得，积极向往的一面，也有愤激不平，无可奈何而求之的一面。”（《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其实，这首诗表达的，就是那么一种自觉的平静的心态。没有什么忽喜忽悲，神经兮兮的感情变化；没有什么